

第 一 百 四 十 七 次 会 议 最 后 记 录

1981 年 8 月 1 8 日，星期二，

上午 1 0 时 3 0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 A .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緬 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佩雷格林·托拉斯先生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烈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康吉特·赛恩乔吉斯小姐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 朗:

贾拉利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根据本国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与各附属机构的报告有关的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有关的问题。当然，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可以自由地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问题发言。

请允许我对古巴外交部副外长佩雷格林·托拉斯博士阁下表示热烈欢迎。他今天来此要在委员会发言。我祝他日内瓦之行取得成功，据我了解，他来日内瓦还有为国际社会奔走的其他重要任务。

在登记于今天发言的人发言之前，我要先邀请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和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两位主席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小组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分别载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CD/215号文件和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CD/218号文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于昨日结束它们的工作，它们的主席将于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介绍他们的报告。

正如我在上次全体会议所说的，我打算请委员会通过载于CD/210号文件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建议。我打算在这次全体会议最后阶段做这件事，以便各代表团凡欲对该报告提意见的可以发表他们的见解。

现在我请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齐亚拉皮科公使发言。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高兴地有幸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以便继续进行谈判以求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报告已载于CD/215号文件，共分四个部分，(1) 导言，(2) 工作安排和文件，(3) 实质谈判，(4) 结论和建议。

为了执行托付给它的任务，特设工作小组注意到了上届工作小组期间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广泛讨论以及就各个组成部分所进行的深入谈判，以求就大家所能接受的、可以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达成协议。在开始工作之初，小组决定主要集中注意力，审查已作出的各个保证的实质，其根据是，如果在实质上达成协议就可以促进在形式上达成协议。因此，主席在考虑了大家所发表的意见和所提出的提案以后提出了一个工作计划（CD/SA/WP.5）作为审议和谈

判的总的指导方针。该计划为本届会议规定了两个阶段，(1) 第一阶段：找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各个保证的特点。第二阶段：审议在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时可加探讨的可能选择。在广泛审议了工作计划的第一阶段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由于讨论的结果，对各国代表团所持的立场、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分歧点，已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在执行工作计划第二阶段所概述的任务时，工作小组用比较分析的办法彻底审查了对“共同办法”或“方案”的可能供选择办法，以求集中力量于它们中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方案。因此，工作小组决定在这一审议阶段中集中力量于供选择办法D，同时配合载于工作计划第二阶段中的供选择办法E，但这并不妨碍可以探讨将来可能会制订出来的其他供选择办法。上述两个供选择办法要求“一项包括在裁军委员会谈判中可能提出的并且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组成部分的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和“一项可以把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声明中包含的条件和限度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

在这方面，好几个代表团提出了各种提案作为进一步审议“共同方案”的基础。在讨论过程中显示出在制订“共同方案”问题上有各种不同办法，在这些办法和有关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在保证的合格问题和是否应有“中止条款”问题以及其性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在审议可能的“共同办法”或“方案”时，也提出了有关的方式问题。尽管对制订国际公约的见解在原则上没有异议，但仍指出了所涉及的各种困难。此外，审议了临时安排这项主张，特别注意到有建议要求作一项有关的安全会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各方见解不一。同时，有人指出任何临时安排的价值将决定于其实质。好些代表团认为，临时安排不应成为国际公约的替代品或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其他国际安排的替代品。

工作小组的结论认为，核武器国家应有效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人们不断认识到有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特别是为了核裁军目标和全面彻底裁军目标。关于有效安排的实质的谈判表明了：某些具体的困难是与某些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不同观念有关，也与制订一项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可以列入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本身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质有关。工作小组认识到，

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需要给予充分的考虑。它认为，为了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所作的努力是走向就安全保证达成协议的一个积极步骤。

在这样背景之下，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应进一步探讨各种供选择的办法，特别包括在1981年会议期间所审议的那些办法，以便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在这方面，应进一步努力专心致志地寻求一项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一项能够列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因此，应如联合国大会第35/46号决议所建议那样，在1982年会议开始之初就为此目的而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迫切地进行谈判，以求（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并在可能时把商定的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在结束我的介绍性发言时，我要向特设工作小组的成员表示赞赏和感谢，感谢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妥协精神以及他们的灵活态度，特别是在审议和通过这个报告时所表现的那样。上述三种精神是小组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我还想代表特设工作小组对工作小组秘书林国炯博士以及整个秘书处人员给小组所提供的帮助表示赞赏。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们这个特设工作小组是委员会重新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在继续谈判，以求制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我有幸作为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向委员会提交工作小组上星期五所通过的、已在CD/218号文件中散发的本小组的工作进度报告。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年度的第一第二两期会议中，特设工作小组为了履行其职权，深入地审议了以苏、美联合提案为基础的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主席的综合案文以及旨在为未来的条约提供草案条文的其他文件和提案。在工作小组中所进行的实质性讨论表明，在缩小谈判参加者间的分歧意见方面已取得了某些进展。就整个的条约条文而言，在本届会议期间提出了不少新的具体修正案和提案。但工作小组的活动表明，分歧仍然存在，特别是关于禁止的范围问题、放射性武器的定义问题、核查遵守情况问题、和平用途问题以及放射性武器条约同其他国际协定和裁军措施的关系问题。考虑到有广泛的愿望要求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完成条约的制订工作，我希望工作小组将能在我们下一轮的工作中克服这些分歧。

以此为怀，工作小组兹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明年会议开始之初即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给予适当的职权，以便就制订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继续进行谈判。

特设工作小组还一致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委员会应考虑小组是否应于1982年1月18日提早恢复其工作。

最后，我要向工作小组全体成员的合作和妥协精神表示感谢，没有这些精神，我们本来是不会在结束工作方面取得进展的。我还想代表工作小组对工作小组秘书叶菲莫夫先生以及全体秘书处人员给小组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主席：谢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为了介绍该工作小组的报告而作的发言。尊敬的同事们，鉴于这次全体会议上登记发言的人很多，我可能有必要使大会中间休会而在下午继续会议。我打算在下午会议一结束之后马上召开一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来继续审议内载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的工作文件第44号以及工作文件第45号，题为“载有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各项提案的决定草案”。

托拉斯先生（古巴）：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接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八月份主席表示祝贺。萨尼大使，古巴代表团将同你合作以便我们能使我们的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束。同时我也要對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我们的赞赏，他非常明智、坚定和前后一贯地主持了委员会七月份的工作。

古巴共和国极为重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因为它是有关裁军问题方面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因此，它的每一个会员显然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而这儿所进行的谈判也当然就很重要。谈判的目的是要达成旨在结束军备竞赛的具体裁军协定，因为军备竞赛已带来了约5,000亿美元的开支，这是一笔不能容忍的负担，它吞没了为改善不发达世界成亿人民的苦难局面所需要的资金。

但当我们在1981年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来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作一番估量的时候，我们发现结果并不是很令人感到振奋的。单单以委员会议程项目1和2来说吧，也就是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联合国大会曾再三承认它们具有优先的重要性，但关于这两个项目也只进行了非正式的意见交换。

很遗憾，有两个代表团否决了，且这样说吧，就委员会议程的这两个重要项目开始具体谈判。

由于自从所谓“十月危机”以来核战争的危险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局势也就更危急了。当时也好，现在也好，要对这种局势负责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蛮横政策。那两个国家所以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个项目开始谈判的原因正是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谈判以及关于核试验的三边谈判陷于瘫痪的原因。也就是这些原因妨碍了缓和的进程和恶化了国际局势。

关于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核导弹的决定、延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在军事上进行升级以及向世界各地（包括加勒比区）派遣迅速部署干涉部队，凡此种种都是那些妨碍裁军谈判和竭力想重返冷战时代的人们所执行的好战和霸权政策的明显例证。

我们应该铭记明年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我们的委员会应当力求从其谈判中拿出一些积极成绩来给人看。因此，有没有政治意愿对本谈判机构讲将是具有基本重要意义的问题。

鉴于议程项目 1 和 2 的优先性质，我想就它们讲几句话。

古巴代表团认为，虽然在非正式协商中进行的意见交换是非常有用的，但还是应当毫不迟延地就这两个项目设立工作小组，以便委员会能在这方面开始认真的谈判。

还鉴于核裁军问题的迫切重要性，并鉴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迄未能在这方面开始谈判，因此，我想再一次强调有必要尽早恢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之外进行的三边谈判。前者的重要性用不着说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无疑可以就这两个项目开始具体谈判：首先它已有各方提交的好些工作文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 21 国集团的文件；其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参加了委员会。很明显，进一步拖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我现在再想对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说几句，对这个项目委员会本来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多些的，我说的是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近年来已大为增加。联合国大会也好，联合国以外的机构也好，如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各次会议，一直在强调应该和有必要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达成协议。

关于这个问题，已制造了各种人为的障碍，如要求事先确定这些武器是哪些，并在核查问题上提出各种困难。古巴代表团认为必须着重抓需要达成一项能防止出现此类武器的协定。

经验表明，某种武器一旦存在，就很难予以禁止。因此，我们认为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对国际社会也是很重要的。

需要做的是防止把科学和技术成就用于毁灭性的用途。在这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支持设立一个合格的政府级专家小组定期举行会议并向委员会报告有关科学发现及其可能之军事用途的一切情报。

委员会议程上的另一个对古巴代表团特别有意义的项目就是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

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古巴极关于保卫它的国家安全以及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战贩子们正再次显露其獠牙之际，已愈来愈迫切需要就这个问题寻找出一个广泛的解决办法。

在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公使辛勤主持下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已集中力量来寻找一个经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的能为大家接受的共同方案。古巴代表团已利用机会在这方面表达了它的见解。

我们认为，应当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条约，并认为这可能成为裁军谈判中的前进的一步。因此，我们完全支持条约。

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承认若由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一项决议将会很有意义，但我们已说过，它必须对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一视同仁，它本身不能成为目的而应当在其后再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关于被审议的各种供选择办法，我们反对把那些旨在拖延达成协定的无理要求包括进去。我们认为应当不再提进一步要求就作出保证，特别是对那些在其领土上没有这类武器的无核国家。这一主要立场可以作为在这一重要项目上寻求解决办法的一个基础。

我们也想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铭记这个问题是与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以及在

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问题密切相关的，因此，应当在如此范围之内加以考虑。

还有一个我在发言中不能不提的问题，那就是化学武器问题。该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是由能干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主持的。

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谈判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特别由于它同化学品在各国经济的和平用途中的某些方面有关。不过判军谈判委员会应加倍努力以求就化学武器达成协议。

这也是一个在联合国之外也有人加以讨论的问题。不结盟国家的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第六次会议最后宣言的第220段就要求迫切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的条约。这也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我们认为委员会应把力量集中于决定未来公约的最重要的方向，如公约的要旨和范围。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继而处理其他问题，后者虽然也是重要的，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公约的要旨和范围。

该工作小组所进行的工作表明，已有充分基础可以就这一重要项目进行认真的谈判。我们希望谈判将以目前的步子继续下去。

我现在想谈谈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项目。明智的主持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是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

联合国的几次决议以及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都要求草拟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古巴代表团坚决相信这项任务是可以定于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联大召开之前完成的。

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谈判方面的一项值得称赞的成就，并对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言也将成为一种有力的障碍。无可否认，委员会若能提出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它必然会受到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很大欢迎。

我现在要谈我故意放在最后来谈的一个项目。这就是制订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委员会过去已决定为此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是在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十分卓越的领导下工作的。

此问题之所以迫切部分是由于委员会必须把综合方案提交明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进行审议。

有充分材料可以作为草拟综合方案的基础。 鉴于其重要意义，只要提以下的文件就够了：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所确定的组成部分，以及《宣布1980年代的第二个裁军十年》。

同时，鉴于这样一个方案将具有的重要意义，所有国家，不管它们是否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都希望看到通过方案。 所以，委员会有条件可以在明年委员会春季会议结束之前拟出方案。

古巴代表团正如过去一样，打算继续努力促进工作小组的活动，它希望不要发生障碍使草拟综合方案的工作变得复杂化。

综合裁军方案将成为在这方面进行未来谈判的基础，因此它应当拟得现实，要铭记需要在这个领域内采取具体措施。

在结束以前，我想谈一下一个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一个与本委员会的工作必然有关的问题。 这就是美国行政当局最近的关于批准制造中子武器的决定。

我要表示古巴代表团对这一决定的最强烈的谴责。

正当有人用不能使任何人信服的、站不住脚的借口阻挠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迫切的核裁军问题开始具体谈判之际，现在又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一决定本身就意味着军备竞赛开始一次新的螺旋上升。

正如在本委员会内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的那样，制造中子炸弹使核战争加上了新的色采，并增加了它的恐怖。 我们应记住，中子弹的目的是在摧毁人的同时尽量减少建筑物的破坏——这个特点清楚地表明了它的非人道性质。

这一决定是针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嘲弄，也是对世界舆论的挑战，特别是因为它是在广岛屠杀的纪念日作出的。

我想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除了加倍努力审议在其议程上的高度优先项目外，再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以便它能审议就中子武器所提出的文件。

开始制造中子武器的决定打开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同一的反动人士也可能在其他类型的武器方面作出类似的决定。 在这方面，古巴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向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一项文件，内复制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今年7月26日发言中的某些段落。 我们希望这些活动将有助于委员会完成其崇高的任务。

最后，我要引用我们的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另一个发言中所说的一些话，这是在古巴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负责人会议上发表的。他把目前在核武器领域内的局势作了比较。他说：

“1962年时武库中已储存足以把地球上的最后生命痕迹彻底消灭而有余的百万吨级炸弹，但今天各种战略武器系统之数量、威力和效率已何啻倍蓰，令人目瞪口呆。恐怖的边界早已不存在了，可能增添的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今天对其最后牺牲品而言已增加不了什么恐怖了。任何有理智的人不会怀疑，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发生核战争，对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对参战国和中立国，对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和一切不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其结果都将是同样的残酷的。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一次技术错误、一次人为失误或一次简单的疏忽，都可能会引起灾难性的反应。”

他还说：

“我们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是宿命论者。我们不接受，而且也永远不会接受世界大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看法。人类应当有一种更崇高的命运”。

在人类避免大屠杀的斗争中，裁军谈判委员会肩荷着一项特殊的责任，因为它被要求去找出一一种能停止无控制的军备竞赛的方法。在这项我们必须大家共同努力的高尚和艰巨的任务中，人们可以指望古巴将坚忍不移地投身其中。

主席：谢谢尊敬的古巴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由于这是巴基斯坦代表团本月中第一次有机会在委员会内发言，所以请允许我首先对你，我们的兄弟国家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主持会议一事向你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我们毫不怀疑，在你这样一位主席的坚定领导之下，在我们年会的这一重要结束阶段之委员会工作必将获得很大的推动，在过去两周中你的外交经验和智慧已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他在七月份领导委员会会议中表现了很高的效率和机智的诙谐。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将不日闭幕。在现阶段巴基斯坦代表团已可以对委员会今年的工作提供一项评价。

今年，正象去年一样，裁军的进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裁军所必要的各国间的相互信任气氛今天显然并不存在。只有当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军事上重要的国家，既在口头又在实际行动上表明它们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关于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的时候，这样一种气氛才能产生。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地区，这些原则现在正在遭受破坏，而且不受惩罚。

在这方面，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已讲到应该结束对阿富汗的外国军事干涉。在这个问题上巴基斯坦有着直接的不言自明的利害关系，更不要说因为我们希望在我们地区内恢复稳定和和平，并希望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二百万名阿富汗难民能安全和光荣地重返家园。我国政府已提出一些重要倡议以求在联合国、伊斯兰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所作的决议的范围内来促进对阿富汗的悲剧性冲突取得一种政治解决。巴基斯坦仍继续坚持这些努力。

但我们认为，不应任目前的对抗局面导致不受拘束的军备，特别是核武器，竞赛的升级。不论这种军备竞赛的升级是数量上的还是质量上的，也不论它涉及的是SS-20型机动导弹的部署问题还是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生产问题，我们都同样关切。

现在不是作只求有利于己的姿态或提只求有利于己的提案的时候。现在是发扬坚定和明智的政治家风度的时候。巴基斯坦认为在目前国际条件下完全有必要就一系列相互有关的、能有助于促进国际安全气氛和创造有利的裁军条件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有迹象表示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在不久之将来开始对话，我们欢迎这样的迹象。同时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应当在联合国主持之下从事努力来促成世界的和平安全气氛以及推动裁军，以便小国、中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的考虑。

裁军谈判委员会拥有潜力可以为促进国际安全和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大国方面似乎还不想使用这种潜力。尽管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中紧张地工作，但对就委员会议程上的各个项目达成协议而言，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进展。

我们甚至未能就核禁试这一在多边裁军议程上占最高优先地位的项目开始谈判，它所引起的失望是很大的，也是广泛的。我们本来认为，所以要在委员会开始多边谈判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关于核禁试的三边谈判中止了。从三边谈判国去年提交的进度报告看来，很明显这种谈判缺陷重重。即使这种谈判能获恢复，也不大可能产生一项能普遍接受和普遍参加的条约。三边谈判国即没有联合地也没有个别地就21国集团成员对它们正在谈判的条约提出的问题作任何答复。这一件事本身就可证实上述的估价。核大国应当认识到，它们不可能重演不扩散条约的经验，把一种不平等安排强加于无核武器国家。它们还必须仔细考虑如果它们继续拖延谈判一项平等的、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核禁试条约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今年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讨论一直是很有意义的，不说别的，只说一点，因为讨论中极鲜明地显示了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国家的不同态度。在我们看来，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公开地或暗含地是信奉核威慑理论的，它们在保卫它们自己的安全以及其盟国的安全中都给核武器以重要的地位。还很明显的是，两个主要核大国都害怕在核均等中落后于对方即使一小步，两者都想维持它们现在所享有的对其他核武器国家的优势。当然，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不愿丧失它们对无核武器国家所享有的军事便宜。简单地说，以上种种就是促成核军备螺旋上升的推动力，也是对核裁军的主要障碍。

常识也告诉我们，在核裁军过程中，那两个在核武库的规模和高精尖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大国应首先采取步骤。过去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意味承认这一特殊责任。我们希望美苏签署的各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将继续得到遵守，并希望两国将及早从事谈判以求裁减而不只是限制它们的战略和中程核武器。在这方面的谈判的任何进展可以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核裁军多边谈判开辟道路。同时，委员会可以进一步澄清和调和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态度，并制订能导致达成销毁核武器这一最后目标的共同商定的阶段，从而有效地帮助推进核裁军进程。我们希望委员会将根据21国集团所提的各项提案于明年认真地处理这一任务。

核武器国家保留权利要扩展和改进它们的核武库和常规武库，其根据就是这样一种可疑的假定：这样做将提高它们的安全。但它们迄今为止又完全不理睬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内所进行的谈判已证实了这样的评价，假如说没有其他成就的话。

在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公使的英明领导下，该工作小组第一次在今年作了具体的努力来克服为拟订一项核国家应承担义务的“共同方案”中所遇到的政治上的困难和观念上的困难。尽管有些代表团，如荷兰和我国，就拟订共同方案的可能途径提出了认真的建议，但除中国以外的核武器国家都表示不愿考虑对它们各自的立场即使作某种微小的修改。事实上，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没有列入有关可能达成妥协的提案。四个核武器国家都坚持抱住各自的观念狭窄、旨在保护定义极为广泛的国家利益的核理论。现在应当很清楚，1978年这些核武器大国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能构成一种基础，作为对无核武器国家所提的安全保证要求的一种答复。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成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但我必须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准备接受任何供装饰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只提供幻想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实质，同时却又要无核武器国家承担额外的义务。

主要的核武器大国及其盟国一方面希望保持它们的核选择的自由，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要阻止其他国家作这种选择，这种矛盾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我们可以支持加拿大代表团1981年7月16日发言中所表达的关于核扩散的种种担心，但我必须承认，我们却更多地同意尊敬的印度代表在答复上述发言时所列举的各点意见。某些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所抱有的过分的担忧导致它们采取了违反基本国际准则的立场。对以色列袭击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的各种反应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委员会内外都在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了严重的隐忧，特别因为伊拉克是一个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它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这是不是有可能会暗示说：假如一个国家不是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缔约国，那么，就核不扩散事业言，对它进行这类袭击就被认为是该的？以色列袭击事件被利用来强调应该使更多的国家参加不扩散条约，难道这不是有点讽刺味道吗？以色列的这一行动证明参加这个条约显然不足以防止一个敌国对另一国家的核计划作出主观主义的和片面的判断。这样一个事实却被漫不经心地忽视了。还有一个事实也被忽视了，那就是：被利用来进

行侵略的借口，不管它多么难以置信，事实上是由某种宣传运动提供的。正是那些支持不扩散条约最热烈的国家发动和支持了这种宣传运动，宣传的是来自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核设施的可能的核扩散危险。说实在的，某些供应国一直在使用某些令人不能接受的压力和惩罚行动来阻止好些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核计划的正常发展。可以把以色列的军事袭击看成是上述压力和惩罚行动的升级过程中的一个最后的步骤。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侵略已受到严厉的谴责，尽管侵略者并没有为侵略行动支付任何代价。安全理事会没有对它作任何制裁，也没有要求它作任何赔偿。相反地，将迅速恢复对以色列的进一步军事供应。再看作为侵略牺牲品的国家是怎么样呢？提供被破坏了的设施的那个国家（它坚称设施完全但和平性质的，这一点它做得对）据说现在希望受害国承担额外的义务作为重建这个工厂的一个条件。

以色列对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的袭击加强了本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的如下见解：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禁止将来再发生此类袭击。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过程中，（谈判是由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专心致志地并干劲十足地加以领导的），有人指出，对核设施的这一类袭击是进行放射性战争的最有现实性的手段，或许也是唯一的手段。工作小组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对核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规模毁灭的危险。也没有人不同意有必要制订一项国际法律准则来禁止这类袭击，尽管有人对放射性武器公约中包括这样一条规定持有保留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解决禁止对核设施进行袭击问题，那么，就可以促进公约之缔结。当然，关于公约的范围和放射物质和核能的和平用途还存在其他的重要分歧。这些问题必须在考虑到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立场之下予以解决。我们希望提出“联合组成部分”的国家将在明年就这一问题恢复谈判时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我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审议的结果感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尽管委员会未能就扩大工作小组的职权达成协议，但主要由于小组主席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富有魄力的领导，该小组已在去年所做的工作上加深了一层，并为化学武器公约案文的具体谈判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主席所编制的组成部分草案考虑到了各个代表团所表示的各种意见的实质，这些部分加上对这些部分的评论，为将

来对条约案文谈判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全部项目单子。大家承认，甚至在公约的范围以及核查和遵守等基本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但已达成协议要给明年的工作小组一个经过适当修正的职权使其能加强共同点消除分歧点，这是一项受欢迎的发展。下届会议开会时应就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进行谈判，我们相信，如果能作出必要的政治决定，特别是两个主要大国的决定，目前的分歧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恳切希望它们的政策不会同我们希望的相反。

在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耐心的富有经验的领导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确定了方案有关部分之下所应处理的主要问题，并已把有关裁军措施的各种提案综合起来以便将来纳入方案之内。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条》第38段，综合裁军方案应是一项构成法律义务的国际文书，它应使所有国家承担义务履行和完成公约所载的措施。这些裁军措施应列入各个经确定的阶段，并应导致在一个共同商定的特定时限内最后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21国集团就拟列入方案的裁军措施所提的工作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看法。我们认为，要想使综合裁军方案就在现存的文件有限框框内加以考虑是与当初把这一文件转给本委员会来进行谈判的基本目的不相容的。我国代表团希望综合方案工作小组将能在明年从事深入的谈判并能对方案作最后定稿以便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由于委员会未能就任何一个议程项目作出实质性的进展，这就促使人们要审查我们的程序和工作方法。已提了几个有意义的提案要求改进委员会的谈判作用和程序。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在谈判方面之所以未能作出进展根本不是组织上和程序上的原因。说句老实话，这是由于主要军事大国不愿从事真正的互让，不愿让委员会就各个议程项目进行谈判，包括那些已为其设立工作小组的项目。而设立小组的明确目的就是进行此类谈判的。有一个主要大国多次说，委员会应等待它的政策审查的结果。另一个大国则利用委员会大吹其自己的“积极”态度，而同时对所审议的问题的实质上又寸步不让。不应让裁军谈判委员会成为超级大国的倚女。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除非委员会在明年初能就议程的优先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否则，它就应在第二届裁军联大上向联合国报告它已无能为力。在届时的

会议上，我们将必须认真考虑应采取什么办法来保证在联合国范围内有效地进行裁军的多边谈判。

主席：谢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只想极简单地说几句，但我还是想对你说，委员会能在象你这样具有个人崇高声望的人的主持下工作，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高兴。当然，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我还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你是我们伟大的邻邦和亲密的朋友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为了不多说，我也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同意前面的发言者对你的尊敬的前任温卡特斯瓦朗大使所说的当之无愧的表扬之辞。

在今天的简单发言中我将谈谈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面临的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我想借此机会说，我认为委员会该再一次对埃里克松博士任主席的那个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表示感谢，感谢小组接二连三的卓越工作。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上星期四提交给委员会的进度报告，我们还盼望不久能收到地震专家小组的第三个正式报告。从星期四收到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所有五个研究小组都对特设小组的有关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任务作出了贡献。我想特别提一提估价各国调查工作的研究小组，调查的是向全世界发布地震信息问题，包括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的通讯网。这个小组的两个召集人是澳大利亚的麦格雷戈先生和日本的市川先生。在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二月份会议上，这个研究小组对使用这种方法来发布此类信息的可行程度所作的初步和有限的试验进行了估价，并商定在今年晚些时候要进行一次较为详尽的试验。

特设工作小组现在已作好准备要在今年11月和12月作为为期六周的试验。这次试验将以去年的工作为基础。它特别将通过与其他常规的传递方法作详细的比较来确定信息的传送时间及其准确性。在这一活动中，专家们得到了世界气象组织的热情合作，我认为委员会应对该组织表示衷心感谢。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有迹象表明，这次试验的参加者将比去年广泛得多。我同意埃里克松博士的看法，他特别珍视这样一个前景：将有来自南半球的一个或二个新国家参加。当然，理想的是最好有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参加。我们也欢迎来自特设小组成员国中的新的参加者。关于这一活动的报告将交下次全体小组会议审议。由于在这一试验中

有很好的合作，我有充分理由希望报告将表明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通讯系统的确是把地震信息传播全球的一个有效办法，而这种信息乃是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要目的。

我认为委员会应特别注意在这个领域内正在作出的进展，因为它同我们将来处理委员会议程中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也想对今年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取得的其他积极发展说几句话。当然，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的工作。昨天，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最后完成了它的年度报告。这个报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它纪录了在拟订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方面今年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在明确化学武器公约应予以包括的问题方面，委员会今年又在去年所已作出的卓越工作上进了一层。今年我们已能审议这样一个公约的组成部分草案，并相当详尽地就这些组成部分交换了意见。

工作小组报告中第二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它指出所有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都愿意明年在一项经过适当修正的职战之下进一步加强过去两年来已明确的意见相同之处并解决过去两年来已明确的分歧，以便尽早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团愿对工作小组主席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在取得这项重要结果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

我本来想说一句鼓舞的话就结束我的发言，即庆祝委员会在这样一个时刻所作出的建设性工作，因为当前的外部事件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能力，使其难以达成我国政府极为重视的一些协议。但是，由于其他代表团的一些发言，我也不得不要对通称为中子弹的问题说几句话。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尊敬的代表的发言，似乎整个人类都同意它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事实不是这样。沃大利亚总理曾指出，许多国家的众多人士会认为美国是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的。总理指出，西方国家广泛的一致意见认为，鉴于最近几年来苏联不断进行军备积聚西方有需要加强它们的防务。总理还说，他不认为这一决定会增加东西方间的紧张局势。

我代表沃大利亚代表团表示殷切希望明年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更为有成就的一年。如过去一样，我国代表团在现在和将来都随时准备着竭尽其所能为委员会的谈判及早取得圆满成果而作出贡献。

主席：谢谢尊敬的沃夫利代表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想对你说，我是多么高兴地愿代表罗马尼亚代表团为你在履行你的任务中所表现的井然有序的工作向你表示祝贺。我还想说，你完全追随了本年度历次几位卓越的主席所表现的光辉榜样，他们中任何一位都是努力以赴，以求对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某种新的成绩。

通过你的才能和机智，你在外交上为贵国赢得了新的尊敬，因为贵国一贯投身于解决众多的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

今年，我们委员会的工作大概是最缺乏成绩的年度之一。目前，人们对裁军这个词儿已不再具有信心，而是用“军备管制”这样一些词儿来代替，此外军备竞赛同时正以空前的步伐加紧进行。在上述情况下讨论裁军是很困难的。军备管制同裁军不是一码事，因为前者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主张而是接受了这种主张，并肯定军备是国际政策中的一种可能工具。但尽管如此这般，罗马尼亚代表团还是深深感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已显示了其成熟性，它没有离开正道陷入无聊的争辩，尽管环境如此但仍成功地维持了一种建设性的气氛。实际上它是进行裁军谈判或至少是裁军讨论的唯一国际论坛。

当关于裁军的其他国际谈判已遗憾地暂时陷于中断之际，委员会成功地巩固了它作为对话机构的地位。我们固不应过份夸大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能力，但也必须承认，其活动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希望和指望。这一点已表现在各个特设谈判小组的辩论的性质之中以及进行辩论的总精神中，因为辩论是以建设性态度进行的，是从技术角度进行的，而且活动也比以前为多。我想强调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起所采取的立场，那就是，希望找出方式方法来使裁军谈判摆脱僵局并增加委员会活动的效能。也应当对下述事实给以积极的评价：已经有可能寻找切实的办法（即使它们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来处理核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来讨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来采取新的步骤（即使还没有正式批准）进行谈判以便就禁止化学武器达成协议。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四个工作小组的主席：我们尊敬的同事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和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感谢他们专心致志和不怕疲劳的工作，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了积极的因素。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注意到委员会今年所取得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着眼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来看，或更广泛地从人们所寄托于日内瓦委员会身上的希望来看，那么，所已取得的成绩是远远跟不上人们的期望的。这一事实使人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和理所当然的不耐烦情绪，这种情绪在本届会议中已屡有表现。

我现在想谈一谈我们认为可以从委员会今年的活动中得出来的几点结论：

- (a) 行动的灵活性，多边谈判过程自有其要求。我们的委员会根据定义也就是多边谈判过程中的一部分。不能否认任何参加的伙伴都有权利提出问题或建议进行深入的辩论。当大多数代表要求进行讨论时，更不能拒绝在委员会中就军备竞赛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应有更大的灵活性使这些要求得以适应。设立附属机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日常活动和使我们得以对委托给我们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而由我们自己采用的一种做法。

那么，在诸如核裁军这样一个问题上，当公众舆论和报纸对这个问题已有更仔细和详细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委员会的报告中怎么可以连一句具体的话都不提呢？我们认为，本届会议中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委员会未能真正地处理核武器问题，而核武器却正为每一个国家带来愈来愈大的危险和影响，特别是对无核武器国家。

- (b) 委员会工作的民主化。我国代表团已再三提出，不管它们国家的大小、它们的发展阶段、它们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制度、它们的军备水平或它们是否参加了军事联盟，必须尊重所有的代表团有权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参加工作。这种立场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通过平等的参加达到平等的安全。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建议而制定的议事规则在这个方向走了重要的一步。分析并通过旨在增加委员会效能的措施一事也对这一目的作出了贡献。其他国家表示有兴趣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它们中有些已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了向这一方向的发展，同时它又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开放使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

- (c) 现实主义的态度曾在我们的辩论中被多次提及，其意是在说我们应等待将

使我们得以工作的外部的信号。我国代表团认为，工作的首要目标应当是裁军，而不能在国家经济受到威胁、自然资源已告耗尽、国际局势已陷险境之后才开始。为了防止这一局面的出现，委员会应采取预防行动，而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军备竞赛的加速。鉴于政治意愿与由谈判取得解决办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做到随时准备好一切必需的解决办法。

这样，只要有朝一日出现政治意愿，就可以马上通过各项裁军协定。这就需要更广泛地利用必要的技术专门知识以及联合国制度内的各项研究设施，甚至是联合国以外的也行，并需要加强同当代科学的联系。

- (d) 确定停止军备竞赛和转入裁军的时刻。在按照惯性运动的军备竞赛机构中确定这样一个时刻可意味决心就整个过程定下一个转折点。

我们认为，在我们辩论中尽管对加速军备竞赛问题和需要进行裁军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但我们从未具体地论及这两种背道而行的运动的接头点。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职权，就应当探讨如何确定一整套建立在冻结、限制和中止等主张上的复杂措施。

- (e) 某种循环论证问题，也就是真正的逻辑难题，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一旦我们的谈判陷入这样的一种问题，谈判就会永远不能前进。想在委员会内解决诸如安全和裁军谁优先的问题、综合措施和部分措施的关系问题、用数学方式来测量力量均衡的问题、建立信任措施和裁军谁个优先的问题和裁军各阶段内核查的地位问题，就不会导致任何实际的结果。所有这些成分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系，这是很明显的，正如同它们都是我们各种努力中的一个内在部分一样地明显。

关于力量均衡问题，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个长期已存在的问题，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只有两个方法可以达到均等：或者是通过行动一反动这个循环不断增加军备，或者是通过谈判削减军备和军事开支，没其他的可能性。当然，核查是走向裁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在适当的国际监督之下加以执行，以便保证保持力量的均衡，并同时保持每个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我们认为核查和均衡不仅仅是无休止辩论中的一个议题而且也是任何裁军措施中的必不可少的成分。

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罗马尼亚的代表，我是代表这样一个国家发言的，这个国家相信，任何一国人民想取得自由和独立发展的权利就必须采取具体和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在目前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条件之下，必须同心协力来防止国际局势的恶化并帮助恢复缓和、合作、独立和和平的政策。每一个政府都有责任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现存局势或造成新的紧张和不信任因素的行动或步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美国关于开始生产中子弹的决定是一项消极的和极令人遗憾的措施。它明显地有可能会为一场无意义的军备竞赛提供一种新的强大的动力。

只要进行理智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类措施不仅不能减少冲突的原由和敌对的原由，而且事实上恰巧相反，只能使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一事变得复杂化，并使人难以用建设性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不论国家大小，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帮助提供增加信任和开始真正的裁军谈判所需要的条件，罗马尼亚一贯就是向这个目标努力的。连续几年来，我国一直缩减军事预算和力求避免增加军事预算。

我们在这方面的决定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每一个国都可以做到不把这种现象当作是人类社会中的某种不可避免的事情。罗马尼亚代表团重申它对裁军过程的信心，并相信委员会能够在这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在解释我国所采取的这一立场的时候，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齐奥塞斯库说，“有一句老话说，要求和平就必须为战争作好准备。我不同意这句话。如果人人为战争作准备，就会产生我们不再能控制局面的形势，这就会意味着危害各国人民的生命，我愿用另一句话来代替这句话，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和平，我们就必须为和平、为裁军、为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和合作、为取消各种军事集团而努力。罗马尼亚要求和平，因此它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就是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为今年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我们的贡献的。我们在将来也将继续这样做。

主席：谢谢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意识到我们已进入最后一周的工作，我将尽可能地把我希望是我的最后一次发言讲得简短些。但我现在仍然可以合适地利用这个机会对你担任主席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你对会议结束阶段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处理得成熟和稳妥，这使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要感谢和祝贺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他在七月份主持我们的会议时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特殊的风味。

由于我们快要结束1981年届会议，我要求就目前工作中的几个项目简单地说几句话。首先我将就我座位上的邻居、尊敬的苏联代表8月13日在我们会议上发表的一些意见提出一些看法。在主要讨论核问题的发言过程中，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说了一些使人误解的话。如果不纠正这些话，那就不对了。

我想请大家注意三点。首先，苏联的发言对欧洲的核配置作了分析但没有计及政治和军事背景。因此，或许毫不奇怪，它根本不提这样一个事实：若与苏联相比，西欧国家用于防务的费用是颇不足道的；或另外一个事实：西欧国家东翼的那些国家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具有绝对压倒的优势，特别是在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方面。苏联发言也没有指出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东邻的社会都是封闭的社会，它们对军事计划和活动几乎不公开发表任何资料，因此我们西欧人就不得不从观察到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军力和其成员的活动中最审慎地作出推论。

在这一背景之下，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的精确数量问题对同欧洲政治对抗无关的人来说可能看来是较次要的。不过，我要请他们耐心地听我说下去，因为对我们西欧人讲，这个问题就不是次要的了。我们关注的是，应正确地说明情况，以便大家都能理解我们各国政府的态度所依据的那些考虑。

在8月13日的发言中，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企图驳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鲁斯大使的发言，后者的意思是说，欧洲的核力量存在着有利于华沙条约国家的不平衡。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说，在欧洲约有1,000枚苏联导弹运载系统，我相信是这样。与此相比，他说北约也部署了同样的数目。但当他列举西方总数的组成部分时说，这个西方总数包括了所谓的美国第一线基地的系统和其他北约盟国的中程导弹系统和飞机。为了凑足，他也把潜水艇发射的火箭包括了进去。

不过，他没有具体说苏联的总数是怎样组成的。人们都知道单单在欧洲战区就有将近1,000枚苏联导弹和中程轰炸机。如果人们把等同于他所提到的北约系统那样的苏联飞机和导弹也包括进去的话，那么，所谓的平衡就要大大有利苏联，即约有2,600枚苏联系统比之于据说的1,000枚北约系统，我还得说，这1,000枚主要是所谓的美国第一线基地系统，也就是飞机，其中有些是泊于航空母舰的飞机。我还要说，这一切还不包括苏联的由潜艇发射的导弹，而这些导弹都可以用来攻击欧洲战区中的目标。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算一算帐。我们可以在北约的清单中排除凡是在苏联的1,000枚总数中没有其等同物的那些系统。那么，西方的系统就只有不到280枚了（决定于把哪些西方组成部分包括进去）。这就表示苏联的优势是3:1或4:1。所以，不管怎样算法，事实并不支持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命题——在欧洲的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他所谓的“中程核军备的大体平等。”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我也想同样地提供一种较合理的看法，8月13日，我座位上的另一位尊敬的邻居、弗洛韦雷大使提到了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关于在美国生产和储存应正确地称之为加强了辐射的弹头的决定。在1978年有人选用了更富感情作用的名称，把它叫作“中子弹”，特别是那些想对这种武器的性质和潜力加以夸大的人。在委员会内已发表了好些带有歪曲成分的发言。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个讲坛上保持我们的客观态度，因此我冒昧要请大家注意有关加强了辐射的弹头的一两个基本事实。

加强了辐射的弹头——我们已多次听到谈起它——是一种旨在用作炮弹或短程火箭弹头的核武器。因此其能量是明显有限的。尽管它已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但它的破坏力实际上要比现在已部署在欧洲东西方的许多其他核武器为小。

我认为我国代表团有必要加以驳斥的另一种歪曲（影响深远得多的歪曲）是：有人指责北约联盟准备进行“有限核战争”。这种说法看来是这样的：打算把加强了辐射的弹头作为短程武器和战术武器即证明准备进行“有限核战争”。其论据简单说就是这样：北约联盟关于核战争的思想正在发生危险的改变，由于引进了更为精确和效用更为有限的武器，北约正在放弃威慑概念而开始计划打核战争。这是由于十足的误解而产生的一种谬论。事实是，核武器的威慑效能是与它的实际潜力相

关的，威慑是在每一个水平上都起作用的。制造中子武器的唯一目的是要有效地反击集中的坦克攻击，因为华沙公约在装甲部队方面占有几乎三比一的优势。事实上，我们从美国发言中可看出现在还没有考虑要作部署。但单单有部署加强了辐射的弹头的潜力本身就可以维持均衡的威慑，并从而继续防止冲突的危险。威慑以及对付任何形式的进攻的能力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在转而谈其他问题时，我想指出，我国政府是综合裁军方案草案（CD/205号文件）的拟草人和发起人之一。该草案是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于8月6日在委员会提出的。我们这样地提出一个综合方案草案的共同目的是要帮助特设工作小组更充分地把力量集中于小组工作的可能最后成品，因为当不清楚个别之点将如何纳入通盘的整体之际，是很难就方案的具体章节确定用语的、我们希望下届会议初期，工作小组将能暂时放弃今年一直在做的细节工作而来讨论几个关键的大问题，如执行阶段问题和方案性质问题。我认为，我们的草案既就综合裁军方案很多方面的用语提出了草案，而且也是第一个尝试解决这些总的基本问题的工作文件。我们希望人们能把这个草案看作是旨在推动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一次认真尝试，并希望小组在明年初将对其加以充分的讨论。

我们对其特别关心的另一个议程项目是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当我提出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CD/177）的时候，我曾强调说，我国代表团愿意探讨任何方法以寻求达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4月14日，尊敬的荷兰代表作了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共同保证方案。随后荷兰提案的案文就提交了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我愿纪录在案表示我国代表团继续支持费因大使所提的方案。因此，我不拟同意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今天上午说的关于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死板地抱住各自的狭窄立场云云这番话。

最后，我想说，各国代表团对委员会本届期间所做的工作至少应感到几分满意。我知道，许多人对各个工作小组未能出现更多的进展迹象表示失望。但是我们不应否认，在所有问题上我们的工作都有稳步的前进。我认为所有四个小组在澄清所有各国政府的立场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澄清，就不能对相互的立场有所了解；没有这种了解，也就不可能有最后的协议。

当我结束之时，我不能不感谢特设工作小组的四位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科米韦斯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齐亚拉皮科先生。他们自始至终工作得特别辛勤，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使各代表团也都勤奋地工作。最后，我要感谢秘书处的所有成员，现在我们更要依靠他们的帮助了。

主席：谢谢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我在今天发言中想简单回顾一下在国际局势中正在产生的剧变中涉及所有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几个问题。这种局势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而造成的，它已引起联合国大会理所当然的惊恐，因为它所带来的威胁，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话来说，关系到“人类的生存”。

我开头就想说，上星期四两个核超级大国的代表的发言已在1981年会议的最后阶段把冷战的新启端带进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对此表示非常遗憾。墨西哥总统以及外长的再三以及最近的声明又一次表明我国极力反对任何想恢复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可悲的国际局势的企图。

这两位代表中的一位代表在本届会议行将结束之际终于打破了长期的沉默作了发言，但这个发言对履行委员会所受托的任务而言并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东西。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我们可以肯定，就裁军而言，特别就核裁军而言，两个超级大国中当然谁也无意做圣徒。但我们准备暂时不理我们所听到的1960年至1980年间核军备竞赛过程中的某些想入非非的叙述，如果在本委员会内谈这种叙述似乎会意味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必须假定本委员会成员们对这一问题的知识只等于小学学童的水平。不过，谁要想得到这方面的可靠资料，他很容易可以在一些严肃的出版物中找到，如斯德哥尔摩研究所，即通称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或华盛顿国际情报中心的出版物。举例说，后者最近出版了去年所作的一项研究的结果——在这方面极能说明问题。研究工作是由一个跨部的小组进行的，其中包括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军备管制和裁军局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不过，在我提到的那个发言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似乎的确使我们感到不安。我将简单地提两点，这两点是从下列两个段落中产生出来的：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本委员会内曾广泛地讨论了威慑问题。许多国家曾认为，而且现在仍继续认为，威慑是一种可憎的理论。但是许多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核和无核国家，都实施威慑，委员会有趋向希望唱一种道义高调，宣讲威慑的罪恶，这可能在精神上起一种安慰作用，但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那种国家体制之下，任何政府对其公民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如果我们接受如下的现实，就会有助于裁军的进展：每一个国家都将认为，应由它自己对其安全需要作出判断，这一点是不容其他人挑战的，不管其他人有些什么想法或不管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段中所说的话。其中有意见说，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决定于它自己对这些需要的判断，“这一点是不容其他人挑战的，不管其他人有些什么想法或不管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这种见解是直接违反《最后文件》中的许多规定的，举例说，我们知道第47段是这样说的：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我们看来，如果严格行施我们所论及的那种立场，那是同《最后文件》的文字和精神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任何国家真的要认真行施上述立场，那它就应开始考虑放弃其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籍。

我也想请大家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威慑”一词。

我想首先指出，或许并非故意要如此，我一直在这儿提到的那个发言没有说明委员会中所讨论的威慑，不管是在正式会议上还是在非正式会议上，指的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威慑。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在12多年前早已表达了我们的立场。

1969年3月18日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开幕会上我们曾说：

“ 我们不相信这类武器的所谓威慑威力—— 很遗憾，这一说法已广为滥用—— 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积极因素而为其存在进行解辩。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曾在一种可怖的恐怖平衡的基础上获得了一种脆弱的和平。但这一事实对我们讲远远不足成为一种使人信服的论据。

“ 在史前时代的数百万年中，通常我们把它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那时人类只要有石、铜、铁的原始武器就拥有了威慑威力；在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不应忘记，曾有过许多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阶段，而直到最近时期以前以那些时期的威慑威力没有超越以梯恩梯和炸药为基础的毁灭手段，这些手段已够可怖的了。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今天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必须依赖核武器这样的武器。这类武器存在之本身就意味着普遍自杀的危险。 ”

我们希望这种威慑不要存在，因为它远不能保卫国际安全，而明显是带来了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代表团拥有一大批志同道合者—— 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包括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除非其中有任何人想推翻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所列的庄严宣言，如：

“ 安全是和平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因素，而达成安全目标一向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之一。长期以来，各国都设法通过拥有武器来维持自身的安全。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各国的生存确实取决于它们能否依靠适当的防御手段。但在今天，武器的积累特别是核武器的积累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远远构成对人类前途的威胁。 ”

所引的这一段话来自《最后文件》的第一段。稍后些，也就是在第 11 段中大会说：

武器的增加，尤其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国际安全。

再稍后两段，也就是第13段，大会着重说了以下的话，它特别与我们在这儿讨论的问题有关：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

从我所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代表团未能在尊敬的美国代表8月13日星期四的发言中找到任何很令人鼓舞的东西。

很幸运地，就在同一天，在远在彼岸的加利福尼亚，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在我们看来倒是使我们有理由作一种稍微乐观的推论。他说，他已去信苏联主席，邀请他在一次我们通称的“最高级会议”中认真讨论裁军问题。这项邀请同苏联国家首脑早些时候作的邀请是类似的，所以我国代表团认为有理由可以指望这种会谈可以在不久之将来付诸实现。

看来，美国总统已表示希望在拟议的会谈中双方将讨论“各国人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我国代表团想现在就对这一讨论克尽绵薄。我们要说，世界各国人民在裁军领域内所主要希望的东西可以用《最后文件》第18段及109段的话扼要表达出来：

在上述两段的前一段中，大会说：“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紧接着它又作出结论说，“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在上述两段中的第二段中，这个最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机构一致认为应“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大川先生（日本）：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利德戈尔德大使和埃里克松博士上星期四为我们提供了报告，即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进度报告。主席先生，我想就特设小组的工作讲几句话。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今年10月和11月将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讯系统网举行第二次交换地震资料的有限试验。人们可以回忆，当今年2月13日特设

小组向我们提交前一个进度报告的时候，我曾表示希望凡参加小组的所有国家都能参加接着来的资料交换试验。之所以要表达这样的希望是因为只有14个国家参加了去年10月和11月的交换试验。因此，我很高兴获悉已有15个国家正式表示愿意参加今年的交换试验，并还有几个国家可指望也将参加。我高兴地注意到，在15个国家的名字中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希望更多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将认为不妨参加今年的试验。

我几乎不必再重申，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全球规模上作一次实验，我国代表团认为去年和今年的交换试验只是走向上述全球实验的一种有限步骤，尽管，开门见山地说，在我看来，全球实验本身将继续再次推到未来去了。

进度报告提到了“使用海底地震仪和水声仪来改进对南半球地震事件的侦察和识别能力”（第9(a)段）。在海底地震仪领域内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方面日本一直在取得某种进展。说实在的，设在本州南岸近海海底的日本地震仪从1979年夏以来一直在进行工作，从那时以来一直在向陆上的检察站递送地震情报，从来没有间断过，也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因此，日本在过去两年中对地震活动的实时观察一直在作着重要的贡献。日本希望能在以后几年中继续它在这方面的活动。

我国代表团从进度报告第10段中获悉，现在已预定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明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时（或许晚些）向其提出一个完全正式的报告——这是人们久等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三个正式报告。我们原本希望这第三个报告至少能赶上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但我们代表团获悉，所以要延迟部分原因是必须等待10月和11月份的交换试验的结果。我们也注意到，将在1982年初向委员会提交一个详细的进度报告。

最后，我想对埃里克松博士和它的特设小组的所有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为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而拟订有关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方面一直在起的作用。

主席：在大家允许之下，我现在打算宣布休会，到今天下午三时再开。如果没有异议，现在就休会，今天下午三时再开。

下午12时55分休会，3时复会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联络人，现在有幸代表这个集团作下述发言。

作为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国际公约草案（CD/559号文件）联合发起人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坚决认为迫切有必要不再延迟地在委员会内采取实际步骤来消除威胁人类的一种新的严重的危险，也就是核中子武器带来的危险。最近与美国政府决定生产这种野蛮的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手段有关的一些事件使上述任务特别显得迫切了。

决定开始发展中子武器的生产将导致进一步降低所谓的核界限，也就是说，增加核战争爆发的风险，而这件事情的整个责任将落在美利坚合众国身上。

说什么中子弹头是“干净”和“人道”的武器云云都是危险的幻想。如众周知，中子炸弹是特别设计来摧毁人类的，其使用所产生的后效要延续很长的时间，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

因此，凡关心世界命运和未来文化命运的人都有任务，应采取具体步骤来保卫人类的最要紧的权利——生存之权，必须坚决反对储存越来越新的武器而支持限制、裁减和最终销毁军备，包括核军备。社会主义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其他讲坛所一直在主张正是这样。

早在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就提出了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国际公约的草案（CCD/559号文件）供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不幸地，由于好些国家反对的结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迄今未适当审议这个文件。

鉴于最近关于中子武器方面的危险的发展，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想提出一个提案，认为有必要迫切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制订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可以把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上述公约草案作为工作的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准备考虑旨在尽速禁止这种特别野蛮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何其他建设性提案。

鉴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中审议它们所提出的提案，并就它作出决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在苏联代表团要求下已在会上散发了一个文件，内载有塔斯社关于美国行政当局决定开始逐步增加中子武器生产的决定。除了苏联代表团在8月13日发言中就这一问题所说的话以外，我又受命要作下列的发言：

由于美国行政当局决定全力生产中子武器，它已采取了又一个将导致军备竞赛升级的步骤。美国采取这个决定是想获得那种将帮助它把有限核战争理论付诸实现的武器。据认为，中子武器特别适用于把核冲突限定在某一地区之内，譬如说，在欧洲或中东。中子武器也可以安置于并不限于特定地区之运载系统之上，譬如说，安置在“迅速部署部队”所掌握的运载系统之上，或安置在绕全球行驶的美国海军军舰之上。采用中子武器基本上将导致降低核界限并增加武装冲突升级到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行政当局宣布它的决定只涉及中子武器的生产而不包括将其部署于特定的地区，它企图借此来缩小这一决定所固有的危险性，这种企图是徒劳的。几乎可以肯定，中子武器的生产仅仅是一个初步阶段，以后势将对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同意把中子武器部署在后者的领土之上。

对解决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而言，美国行政当局的决定在很多方面制造了一种新的局面。中子武器的生产将大大妨碍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它决不是欧洲核军备谈判的一个适当的序幕。如果美国相信这将会使它增强它在拟议的苏美谈判中的地位，那完全是错误的。当欧洲已对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出现过饱和之际，中子武器的生产事实上将减损欧洲的安全。

苏联对中子武器的立场已在苏联国家首脑勃列日列夫和其他领导人的声明中再三表明，也在苏联的正式发言和提案中反映了，特别是反映在1978年3月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禁止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之中。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为什么要阻挠在日内瓦制订这样一个公约，其原因现在是很明显的。

生产中子武器问题今后将怎样演变，每个国家都负有责任。如果你真正关心自己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利益，那么，任何一国政府都不能袖手旁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苏联主张立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拟订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如众周知，已存在供工作小组进行谈判的基装。这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1978年提出的一项有关的国际公约草案。

由于作出了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美国行政当局必须对这一步骤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影响担负严重的责任。

对现在正在形成的局势苏联当然不能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它将从目前的局势中汲取结论，并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证苏联人民及其盟国和朋友的安全。然而，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在核军备竞赛中进行新的升级。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简单地谈一下有关开启最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一个特殊发展，那就是，美国行政当局最近决定开始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或如美国代表团所称的，加强放射性减少爆炸性的弹头。首先，我要记录在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强调谴责美国行政当局的这个决定并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它是谋求取得军事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978年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匈牙利代表团在发言中指出，“由于其政治影响，中子弹已证明是那些力求阻挠缓和和继续军备竞赛的人的手中的一项有效工具。”这是1978年的事情。当时，由于世界舆论，特别是欧洲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反对，美国行政当局停止执行这一项不人道的计划——把中子武器变为某种“讨价还价筹码”。现在，上述的话比以前更显实在了。

但美国行政当局的最近决定已把这个所谓的“讨价还价筹码”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一种可怖的现实。当人们研究1978年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辩论记录时，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世界舆论所担心的恶梦正在成为事实。赞成中子武器的人企图要人接受这样一种说法：使用这种新的武器可以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在这方面，人们已强调指出这样的危险：由于相对地讲它的能量较小，附带的损害较小，因此使用这种武器的军事和政治克制就要放松，从而将降低核界限。同时，也已提到了这种武器的可能的扩散，其结果是，如果这种武器部署到欧洲以外，到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那么，核战争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主张中子武器的人认为中子武器是一种战术“反坦克”武器，所以据说其指挥之权可以放在军事司令员手中，包括盟国的司令员。在这方面，有人强调指出，部署中子武器将危险地改变欧洲的整体力量均衡，同时，如果诱请某些无核武器国家取得这种“使用方便”的武器，它又将在不扩散核武器问题方面带来不可预测的

反响。 这些是 1978 年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所得出的结论中的一些结论。

1978 年，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

匈牙利代表团同意保加利亚代表武托夫大使在 1981 年 8 月 13 日发言中所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制订禁止核中子武器国际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在一项工作文件中向委员会提出一项正式提案，要求委员会在最近之将来审议和作出适当的决定来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其任务为制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 匈牙利代表团作为 1978 年公约草案发起人之一，又作为最近的提案发起人之一，谨要求委员会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

最后，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对美国决定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表示关切，美国这一步骤已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包括根据计划是要受到这些武器的保卫的人在内。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正当我们准备结束会议之际，我现在还要求来发言，这是我首先要请委员会予以原谅的。 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我政府的指示要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发言。

但在我发言之前，请让我—— 尽管这几乎已是本届会议的结尾了—— 对你来日内瓦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知道你是专程来任我们委员会主席的。 你出任主席无疑是这个最后的困难阶段对委员会的一种最大的帮助，同时，我也要对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他在七月份有效和愉快地领导了委员会的工作。

我要求发言首先是要支持刚才由蒙古的尊敬的大使额尔德姆比列格同志提出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内主张设立一个处理中子武器问题的工作小组。

在这方面，我想提三点意见：

第一，关于美国政府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决定的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它的后果将降低可以使用核武器的界限。 我们被告知说，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地理区域之一就是欧洲，这一个事实本身就应使每一位负责的人考虑一下由于使用核中子武器而

在欧洲战区内燃起的一场武装大冲突所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更有进者，美国政府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的决定显然一定会使核禁试问题复杂化，也使总的禁止核武器问题复杂化。

第二，人们被告知说，核中子武器是旨在用来防止坦克的“防御性”武器，特别是在欧洲战场上防止坦克。我们暂时且不谈这到底是否是它的真正意图。有人也可能认为，这个论点可以作为达到在西欧国家领土上部署中子弹的唯一行得通的论据。在目前，美国官员当然只谈到兰斯导弹的弹头和八英寸大炮的炮弹。我要问，谁能担保一旦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它将只生产这两种弹头呢？谁能担保——一旦这种系统已存在——它只用于防御目的？谁能担保，除了上述两种弹头外，将不生产可以从飞机上下投的真正炸弹或可以安置在比兰斯导弹较长距离的导弹之上的真正炸弹呢？我相信，对一位军事计划家言，在某种情况下，坦克之集中与经济单位之集中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与人口之集中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第三，许多年来人们认为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产生了大面积的耐久的中子是独特的，并相信这导致在受害人中间产生了很高的癌发病频率是独特的。根据新的研究，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劳伦斯列维莫尔武器试验室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关所进行的研究，现在已没有理由僭夺广岛的中子所起的决定性角色了。这项研究完全改变了据认特别是在广岛所接受的辐射剂量的图景，它对核武器的辐射效能概念带来了严重的含义。重要含义之一就是：中子武器本身是一种真正的新武器，它具有危险得多的空前的中子辐射效能。

作为这一领域内的众所周知的专家之一，芬兰的米耶蒂宁教授早在四年之前就指出：

“若采用具有新武器效能的加强了辐射的弹头，势将迫使所有国家对核武器效能开始许多新的研究并对放射防护问题采取新的办法……加强了辐射的武器被说成是一种“小型”“干净”武器。事实上，它仅仅对建筑物是“干净”的，对人并不“干净”。当剂量大时可以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杀死士兵，即剂量为800至1,000拉德时，也就是，当距离爆炸中心一公里左右的时候。但在距离较远地区，许多士兵和平民所受剂量将达200—600拉德，这种剂量将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缓慢而痛苦地杀死

一部分受害者，并使那些没有死的人在其余生中变成伤残的“活死人”，正如广岛和长崎的许多受害者一样。活下来的人以及那些接受剂量小于200拉德的人则会有比他人较多的可能性发生有害的遗传效应……。”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在1978年3月10日曾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中提出了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CCD/559）。在那时，核中子武器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现在，其组成部分之生产以及整个武器之装配都已成了事实。在这样情况下，设立一个能开始就一项禁止核中子武器条约进行谈判的工作小组已成为一件极为迫切的事。

主席：谢谢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今天是本月份第一次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发言，所以我首先要对你接任委员会主席表示我个人以及我国代表团的衷心祝贺。在本届年会闭会之前这一紧张活动阶段期间，你已表现了高超的才能，我毫不怀疑我们可以充分依赖你的卓越品质领导我们工作的收尾工作并以尽可能最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这一工作。

我想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对你的尊敬的前任、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对我们工作所作的非常积极的贡献表示我个人以及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感谢。我要求发言是为了要感谢埃里克松博士，他于上星期四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关于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十二次会议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要向他以及他的小组的成员表示祝贺，他们几年来进行了认真的工作并取得了成绩。我国政府很关心进一步继续这项工作。

在这个进度报告中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方面我们想加以强调。埃里克松博士在星期四提交报告时他本人就要求人们对此加以注意。举例说，有希望位处南半球的国家将更多地参加未来的实验性资料交换；这使我们有可能对世界气象组织在真正全球规模上的世界电讯系统作出一种评价。然后，在报告的第9段中，有一些有意义的指示，表示可从地震学及有关技术方面的最新发展中汲取的好处。

最后，还有一张应对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的清单。

我们一方面满意地注意到以上的事实，同时我们也想超出报告的范围对可能延

长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问题提一些意见。 这个问题在下一年度年中的时候就要发生。 这是一个我们应在委员会恢复工作以前的间歇时间内加以考虑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困难，但它相信，一旦目前的工作胜利地完成，科学专家小组就应更进一步处理区别地震事件问题。 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正在试验中的、交换地震情报的世界系统成为一个提供矛盾情报的来源，那我们就必须研究和识别可以一致和普遍采用的区别方法。 为此目的，应给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以更大的职权，使它能讨论和比较各种不同的区别方法，以求确定有可能会获得普遍赞同的在科学上有效的办法。

主席：谢谢尊敬的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没有几天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要结束1981年年会了。 至少对我们议程上的某些项目而言，这是进行激动的谈判活动的一年。 对这些项目迄未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我们自然都感到失望，但我们相信，在过去几个月中所完成的工作已奠下了基础，有希望在下一期取得具体进展。 对化学武器的谈判而言，情况特别如此。 不过，我国代表团深深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开始就议程上最迫切的两个项目进行多边谈判，即核禁试问题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 我们深信，除非委员会在找寻办法解决对人类的生存以及对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幸福具有重大影响的最迫切的问题方面作出足够的进展，否则，它作为在裁军领域内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声誉势必要受到严重的伤害。 其后果是，希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取得成功的前景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有必要在裁军领域内进行加倍的努力，由于最近有一个核武器国家决定制造和部署中子武器，这种必要性更是重要了。 印度代表团对这项最近的发展表示遗憾，它无疑将在质量方面的核军备竞赛开辟一个新的回合。 印度总理英地拉·甘地夫人8月12日在内罗比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的时候，对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及对持续的军备竞赛（包括制造中子弹）可能产生的危险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今天上午，尊敬的墨西哥大使作一次很重要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他发表的重要意见中的若干观点。 我们同他一样对在我们这个庄严的机构中所发表的某些见解表示担心，

特别是尊敬的美代表在他上星期发言中所谈的见解。

在我们上次全体会议上，即8月13日，我们听到了两个有意思的发言，一个是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另一个是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我想对这两个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中的某些问题发表我国代表团的见解。

美国代表说“委员会有趋向希望唱一种道义高调,宣讲威慑的罪恶”。他似乎为他所说的这种倾向感到不安。我国代表团不认为这儿有任何人在“宣讲”任何“罪恶”或采纳什么“道义高调”。不管怎样，我们并不真正担心这样的主观主义反应。但我们想把我们对于威慑问题的立场记录在案。不错，每个国家都对其想象中的敌人实行威慑。在某种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战争、贫困、违反人权和国家权利等等实行威慑的一项宣言。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的是实行核武器威慑理论必然会产生危险和风险，因为核武器之使用可能构成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核武器国家本身也已承认，核战争将同样影响到交战国和非交战国。感受到这种威胁的国家，特别是我们这些不结盟的中立无核武器国家，对此表达意见并力求避免一切核战争，这不能叫做采纳一种道义的高调，或宣讲威慑的罪恶。这无异是指控一名可能的受害人“非法地”反对遭受罪非应得的屠杀！

当我们说到一个国家把它的安全建立在核威慑理论之上的危险时，我们并不是要为我们的道义精神树碑或争取任何辩论积分。我们之所以谈这些问题是为了一个很简单但又是无可奈何的理由——我们要生存。很难说生存是一个道义问题。我想，对我们中绝大部分人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际后果问题。

尊敬的美代表还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每个国家都会认为，不管别的国家怎么想，或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对它自己的安全需要应由它自己来作出判断，这是不能受挑战的。我们无意在这里向这个或哪个国家的安全观念挑战。但我们的确认为，在制订一项持久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制度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观念。谈判过程的内在含义就是愿意考虑其他人的安全考虑并在可能限度内修改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安全观念是一根毫毛也动不得的，那么，我认为，我们早就该关起大门别谈什么协调分歧意见了，早就该放弃制订什么公正和平等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制度的希望了。

在另一个，也是更基本的问题上，我们对弗洛韦雷大使所陈述的立场有所商榷。大家同意每一个国家有权用它认为最合适的方法来保卫它自己的安全。然而，难道对这种权利是无限制的吗？正如我们以前曾再三提问过的：难道可以允许不多几个核武器国家在追求其主观想象的安全利益时危害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的生存吗？难道可以允许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安全政策和战略吗？这些政策和战略在威慑一名想象中的敌人的同时又危害一些第三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而这些第三国家既与威胁无关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威胁？核威慑理论看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有些国家实际上的确有无限制的权利可以追求它们认为是它们合法的安全利益，而其他国家则可以为它们的神圣概念充当牺牲。我国代表团断然拒绝这样一种理论。

美国代表在其发言中大部分是用来向本委员会申述在美国的安全考虑后面实际存在着什么，而苏联的代表也使我们窥知苏联所关心的重点是什么。

不结盟和中立的无核武器国家集团已清楚和持续地说明它们的基本安全考虑，特别是关于核问题的安全考虑是什么。因此，我们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权衡军备竞赛问题，特别是核军备竞赛问题。或许我们处于较合适的地位，既能了解两个主要大国的相互考虑，又能了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考虑。举例说，我们已被告知在欧洲部署战场核武器一事在苏联是怎么看的，在美国又是怎么看的。这两个大国在这方面的相互担心是不是可以消除呢？我们在委员会中应否作努力促成其事呢？

再者，从苏联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每当发生使武器和武器系统“现代化”活动时，它就认为它心目中的均等或均衡遭到了破坏。从发言中还可以明显看出，苏联将不允许对方打乱它心目中的现存均等。既然有这样想法存在（我们不同意这种想法），双方是否应该仔细考虑决定引进新的和现代化的武器会产生的后果呢？如果双方继续对对方的恐惧、担心和主观设想的对方意图作“对应反应”，那么，军备竞赛当然要扩大而根本不可能有止境。这不也就指出我们的委员会有必要审查这些方面以求打破这个行动和反动的恶性循环吗？

我们衷心相信，存在着两个大国协调其主要分歧的可能性。国务卿黑格最近说，美国 and 苏联必须“寻求合作以保卫人类”。我们相信这是一种现实的必要而不是

一个道义问题。但是，就裁军谈判委员会讲，我想说，不仅是包括美苏在内的大国必须合作以保卫人类，而是这儿的所有代表团都应在寻求达到这个目标方面起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提这个问题而不致于受人指责说我们是自充道义代表。因为我们认为保卫人类和保证其生存是一种简单的常识。

我想在最后表示希望我们这个委员会将处理造成军备竞赛的原因，因为这是对裁军谈判的一个基本问题。正如弗洛韦雷大使所说，我们的先行者曾忽视了战争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我们愿同他以及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共同来保证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克尽它对国际社会的责任而不要有任何渎职。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们注意到有关中子武器的引发力来自对欧洲（也是对我们自己）构成一种核威胁的那些国家。我们希望他们对加强了辐射的弹头问题所表达的道义考虑能同样施之于它们自己的破坏力巨大的核潜力。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自然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我今天将简单地谈谈委员会最近就核问题的讨论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它们的横向扩散。7月21日，尊敬的印度副代表主要就前周加拿大的发言发表了长篇发言。虽然我不想就他发言中有关申述印度对核裁军的看法部分进行评论，但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常驻副代表可能对麦克费尔大使所表达的加拿大见解的意图有所误解的那些话作些回答。首先是那样一段话，在这些话中把加拿大的发言说成是为核武器国家间的持续核军备竞赛进行辩护。加拿大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促进具体和可以核查的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我没有必要重述和列举这些努力。我只简单说一说，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和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一直是加拿大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的最高优先项目，我们还盼望召开即将到来的旨在控制欧洲长距离战场核力量的双边谈判。虽然加拿大的发言也坚持认为现在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不扩散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认为，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差不多等于赞成我国政府十分不赞成的两种立场，那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印度代表在字里行间对核裁军缺乏进展表示失望和不耐烦，加拿大完全有同感。但我们深为遗憾的是，加拿大对横向核扩散的危险所表示的担心被说成是这样一种含义：我们支持进一步扩大核武库，或加拿大主张接受无限期继续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划分。加拿大希望在核军备领域内一切国家都平等，都成为无核国家。

据认为，本委员会应是一个谈判场所。或许今天发言的一些国家应记住这点。但对尊敬的印度同事所提的问题作一回答可能是有帮助的。印度代表询问在加拿大发言中所述的核军备均衡的概念是什么意思。萨默海斯大使刚才已就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叙述。这可能应首先放在东西方关系这个范畴内来谈，但这个概念本身，我们认为，意味着第一届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的第49段所述的内容：“核裁军过程应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都可以在核军备逐步减到较低水平时获得保障。”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假如在本论坛上对我国代表团的注意愈多，名字被提的次数愈多，就表示愈得人心，那么，我敢肯定，美国将是榜上的第一名。无论如何，我还是感到对有人所谈的一些事情我需要作一答复。鉴于时间已经不早，我不想对我持异议的那些话的所有方面加以回答。今天上午我听古巴副部长说，古巴代表团已就生物战问题散发了一个声明，CD/211号文件，据他说，“该文件可能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美国研究了那个文件，并发现它是一个有倾向性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文件。古巴政府应当知道，美国早在生物武器公约（美国为缔约国）生效之前约五年就已销毁了它的所有生物武器储存并停止一切生产。今年7月27日，美国驳斥了这样一种暗示：古巴所发生的登革热是美国的某种行动造成的。我国的发言人说，该项最新的指控，如同早些时候对甘蔗锈、烟花叶病、猪热等等的指控一样，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现在，已在委员会散发的卡斯特罗发言中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政府遵循它的人道主义的总政策，已同泛美卫生组织合作，帮助消灭古巴最近发生的登革热。7月17日，美国商务部接到了泛美卫生组织的特许申请书，要求美国向古巴出口300公吨的消灭剂，这是美国制造的粒状杀虫剂，是专门用来杀死传播登革热的蚊虫的。商务部在当天就马上批准了。其他国家也有对付登革热的代用产品，但古巴和泛美卫生组织宁可选美国的产品，因为它最有效率和效能。

我还想讲另外一点。这涉及到我们就中子武器所进行的讨论。不同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好几种观点，其中一些是苏联代表于上星期四发表的。我不想对所有观点加以答复，目前只想提两点促请大家注意。我的英国同事今天上午已谈到了其中一点。这涉及到所谓的美国第一线系统。这些系统的力量主要在潜水艇及航空母舰身上。对付第一线基地系统的合适办法当然不是靠以陆地为基地的多弹头导弹。苏联在 SS-20 系统中所积聚的弹头数目现在已大大超过 700 枚，并每周都在增加。但是，人们不能用以陆地为基地的 SS-20 地对地导弹来击沉潜水艇或航空母舰，或击落气机，700 多的弹头已远远超过对付欧洲的固定目标所需要的数量。那么，人们就不能不问，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关于中子武器还有另外一点我认为需要澄清，那就是武器的性质问题。我不是要谈这是一个好武器还是坏武器的问题，我只想阐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武器。所有的核武器都产生爆炸、热和通称的立即的辐射和微粒——即延迟的辐射。在制造武器过程中，可以视军事的需要，对这两种性能中的任何一种加以增强或予以压制。加强了辐射的武器，即辐射弹头，是一种裂变——聚变装置，是一种氢聚变炸弹，它是利用原子裂变为引发的，可以增强立即辐射的性能而同时减少爆炸、热和微粒。加强了辐射的武器的设计目的是用于反坦克战，一枚小小的加强了辐射的武器能穿透坦克的装甲并通过其立即的辐射效能使坦克失去作用而却不发生显著的爆炸或对周围事物产生热损害。我们一直在说它毕竟是一项武器，而武器是要杀人的。但我们的苏联同事似乎认为，让 SS-20 的五十万吨级弹头杀死要比让中子武器杀死舒服些。我听见他说，这种中子武器能穿透水泥掩体——我可以肯定，当苏联的中程导弹在头顶上空爆炸时，他是不会躲进水泥掩体的。

最后一点。因为今天有两位同事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人们真的阅读了我的发言——我想对威慑问题简单谈几句。关于今天上午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只挑选了我 8 月 13 日有关威慑的发言中的几句话。我确信，如果把我的话全部读出来就会使人明白我所说的真正论点，因此我请求你们的原谅，让我读一下没有被引用的那一部分的话。我说，各国政府为了许多目的都曾使用威慑，或各国政府长期来一直在使用威慑，然后我说“威慑是有其效用的，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以无限期地一直继续在未来起作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我们大家希望能生活在一个既不需要威慑，又不需要作为威慑后盾的军力的世界之中。然而，即使所有各方都有最良好的意愿，在最近之将来人们是不能完全管制军备以及迫使各国不得不使用军备的那些因素的。”我但愿这不是我们的判断，但事实上它正是我们的判断，而且我认为这里的许多人会有此同感。现在，尊敬的印度代表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谈到了核战争的可怕后果，我们完全有同感而且完全理解。我们的分歧点是：我们认为威慑会减少核战争的可能性，这是长期来我们所赖以行动的前提。我们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做法；事实上，我4月7日就在这个会议厅内说过这一点，我还详细谈到单方面取消威慑对世界可能带来的危险——对整个世界的危险。所以，我希望人们完整地理解我的发言，不要把它误解为主张用威慑作为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长期办法。最后，作为结束语，我很高兴看到印度代表和墨西哥代表引用了国务卿黑格和里根总统的话，这些话表明他们理解本委员会为之操心的那些关切，并表明他们愿意在这方面出力。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我也想就今天会议上以及最近几次会议上的某些发言简单地谈一些意见。首先，我要请委员会成员们注意，中程导弹问题不是委员会谈判的题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影响到很多国家的利益，初步的协商现在正在进行，或者，我更愿说，初步协商可以进行，以求为此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团迄未提这些问题要委员会审议。我们不十分了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作为委员会谈判的题目或讨论的题目，他引用了各种与事实并不相符的数字，并迫使我们不得不在8月13日就此作出解释。显然，这还不够。今天联合王国代表决定继续就一个我认为不构成委员会谈判题目的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中子武器，这肯定是属于委员会职权内的一个问题，简明的理由就是：凡涉及限制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都构成议程项目2，委员会自然有权讨论这些问题。早在1978年，委员会就有提交上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定草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见解早已在这里表达过了。当我听到有人赞美中子弹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认为，这种广告行为不会增加做

广告者的声誉。我想再一次着重指出有关中子弹的基本事实。而这个基本事实却是政治性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政治性质是很简单的；没有必要详细探讨它的技术性质。关于中子弹的基本事实就是它使核战争离我们更近了。如果说过去核战争与我们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的话，那么它现在已变得离现实近得多了。关于中子弹的基本事实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它表现在这种武器所代表的可怖的危险性质以及它与其他类型的先进中程导弹（包括弗洛韦雷大使发言中所提到的那些）之间的根本差别。再有最后一点。我所以谈这一点只是因为加拿大代表是最近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的。否则，我就不能解释，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禁止中子武器提案的国家为何不主张禁止它们自己所拥有的核能力。我想请加拿大代表注意CD/4号文件，它就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档案内。我建议他读一读这个文件。他读后就会知道，苏联和其他好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个提案就是为了就核裁军开始谈判。这些谈判之所以迄未开始，过错不在苏联或社会主义国家，而毫无疑问是在加拿大的盟国。我们过去愿意进行这些谈判，我们今天仍然愿意进行这些谈判。由于中子弹的出现，我们认为已更迫切需要进行这些谈判。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我们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听美国代表团否认古巴对它所作的各种指控后，结果却看到在一段时期以后，就在美国参议院本身的官方文件中，或该国领袖的发言中，承认了当时他们所否认的古巴指责是真实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回顾吉隆湾（在美国报刊中通称为猪湾）的雇佣军入侵事件，尽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否认美国对那次入侵作了准备、给以资助、为其提供空中支援，但不多几天后，美国总统本人却承认美国政府要负全责。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古巴政府在捕获暗杀我国家领导人的特务及计划后，曾再三提出指控，当时美国政府对这一切都加以否认。但最近美国参议院在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时，却完全承认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和正确的。

我们感谢弗洛韦雷大使提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仍在等待美国政府对古巴政府所提的如下基本问题作出答复：美国对我国的侵略和封锁计划现在是否仍在继续。我们不否认美国政府7月17日发出了弗洛韦雷大使所提到的批准状。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到7月27日为止，对付虫害的灭菌剂连一克也没有到达古巴。

我国人民的猜疑基于20年来的侵略、封锁和图谋暗杀活动的经历。我们希望，不要在今后一个短时期内，在某位将军或某位部长，或某位要人的备忘录中将出现一些话，承认古巴在这方面的指控和怀疑是确有其事，从而驳斥了弗洛韦雷大使所说的话。

主席：正如我在今天全体会议开始时所说，我打算请委员会通过载于CD/210号文件的审议有关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特别是，该特设小组建议下届会议应在1982年3月1—12日在日内瓦召开。

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特设小组的建议。 没有异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根据本周的工作时间表，我将在五分钟以后召开一次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第44号工作文件（内载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以及第45号工作文件，题为，“载有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各项提案的决定草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散会。

下午4时40分散会

×× ×× ×× ×× ××